

城市化称谓分歧述论

周恭伟, 刘志军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发展规划司, 北京 100088)

摘要: 对与“Urbanization”对应的三个称谓“城市化”、“城镇化”和“都市化”的使用现状进行了梳理, 从英文字源的“能指”与“所指”、中文称谓的原始字义等着手做出了比较分析, 并结合我国的“城市”与“城镇”概念以及城市化定义的演变等加以诠释和解读。考虑到人们长期以来的使用惯例, 以及城市化的长远发展态势, 在今后逐步统一使用“城市化”这一称谓将是一个比较可行的选择。

关键词: 城市化称谓; 城市化; 城镇化; 都市化

中图分类号: F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09) 05—0064—06

Overview on Differenc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Urbanization

ZHOU Gong-wei, LIU Zhi-jun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Information,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synonymic words in Chinese commonly used to the English word urbanization namely Chengshihua, Chengzhenhua, and Dushihua, meaning urbanization, townization and metropolitanization respectively. The paper, makes an in depth research on the three terms through analyzing the denotation of English words and original meanings of the three Chinese words, combining the notion of city and town in Chinese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urbaniz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considering the convention and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word Chenshihua, meaning urbanization should gradually substitute the other two, thus unifying the title.

Keywords: title of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townization; metropolitanization

一、引言

对于城市化的研究成果的综述和评论, 高珮义、田夫、白雨、崔功豪、倪德刚、赵新平、周一星等学者都已撰文论及。但这些述评性的文章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化内涵、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战略、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对策措施等的研究领域, 而对城市化的称谓问题着墨较少。然而纵观当今的城市化研究, 不同的学者在概念名词的选择上尚存有不少分歧, 使用上也比较混杂。针对这一现状, 笔者搜集了 10 多年来学术界论述城市化的一些主要论文和著作,

收稿日期: 2009—05—31

作者简介: 周恭伟 (1972—), 湖南武冈人,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司战略研究处副处长,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劳动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

对其城市化称谓的主张和使用情况进行整理，其目的在于摆明分歧、加以归类，并从各个层面做出较为系统的分析，以使学术界对此有所了解并引起关注和重视。

二、城市化称谓现状扫描

在当今学术界，“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三个近义的概念词活跃在不同学者的表达中，不明就里者往往难得其详。其实，这三个概念都与英文“Urbanization”相对应，因而从字源来看，并无实质性的差异，问题是专业不同、理解不同的学者用近义的词汇赋予了这一概念以不同的称呼，并相应的赋予了其不尽相同的内涵。

（一）城市化称谓的使用概况

“城市化”是使用最早、也是使用最广泛的一个词，包括地理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在内的学者都使用过这一概念。

“城镇化”的使用者也不少，武汉大学以辜胜阻、刘传江、钟水映、成德宁、李永周、徐进、郑凌云等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很早就提倡用“城镇化”取代“城市化”，并一以贯之地使用这一名词^[1]。汪光焘、曹荣林、陈美球、蒋森、李若建、解韬、张超等也认同和使用“城镇化”这一称谓。此外，温铁军、曹景椿也使用过“城镇化”这一称谓，但其含义仅相当于小城镇的建设而已，属于城市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辜胜阻等人所提的“城镇化”内涵有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行文中也选用了“城镇化”这一称谓。如“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等等。

“都市化”的使用主要限于人类学界、民族学界和社会学界，而且与“城市化”、“城镇化”交替使用，还没有成为主流，现在的学术影响尚比较有限。使用“都市化”这一称谓并广泛开展城市化的实证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家周大鸣教授，该校的人类学系以周先生为首，与美国的人类学家顾定国（Gulkin G. E.）教授等学者合作，最早在珠江三角洲进行城市化的人类学研究，发表过一系列的论文，并在国内外编辑出版了专著。由于他们的研究赋予城市化浓厚的人文色彩，因而相应的借用了“都市化”一词作为表达。此外，李德洙、杨侯第、黄凤祥、曾少聪、张鸿雁等一批研究城市问题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使用过“都市化”这一称谓。

由于称谓使用上的混杂，有部分学者往往会在同一篇文章中交替使用“城市化”、“城镇化”与“都市化”这三个不同称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麻国庆的“中国农村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经济·文化·环境”一文。在同一篇论文中使用两种不同称谓的学者还有张天路（“城市化”、“城镇化”）、周泓（“城市化”、“都市化”）、毛生武（“城镇化”、“城市化”）以及雷俊（“都市化”、“城镇化”）等人。值得一提的是，麻国庆在后来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已经没有多个称谓同时使用的现象，而是选择了“都市化”这个统一的称谓，这也许表明了他对于城市化称谓进行思考后所做出的选择。

（二）城市化称谓使用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笔者曾于2006年4月3日在清华大学“中国期刊网CNKI数字图书馆（<http://www.edu.cnki.net/>）”上分年度进行了1994~2005年的全选搜索，经统计后绘制出如下两幅趋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趋势：“都市化”在篇名和关键词当中的使用频率起伏不大，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12年来一直没有超出3%这一门槛。而“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使用频率恰好形成互为消长的发展态势。如图所示，大致以1997年及2003年为两个转折点，“城市化”在篇名和关键词中的使用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而“城镇化”的使用率却是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与前者正好背道而驰。

根据统计图，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大致的趋势，即随着我国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和政府政策性的倡导，“城镇化”的提法逐渐流行，使用频率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及至近年来由于社会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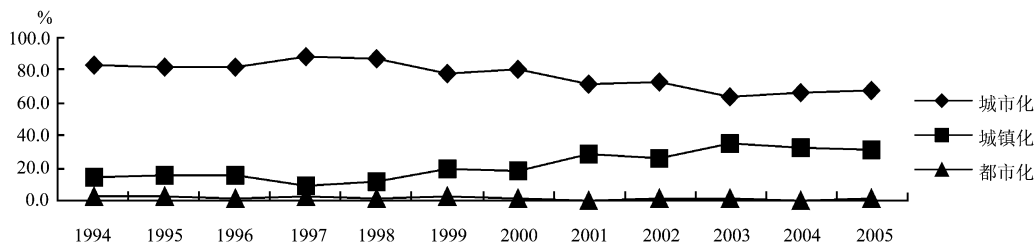


图1 篇名中使用频率变化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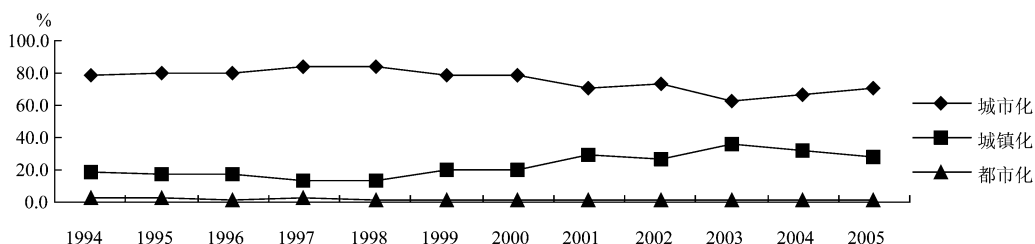


图2 关键词中使用频率变化趋势图

界对于小城镇建设开展了反思与批评，这一趋势才开始逆转，而“城市化”这一传统称谓的使用频率却逐渐回升。

三、城市化称谓的比较分析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目前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还没有在城市化的称谓上形成一种共识，人们对于城市化称谓的使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在潜意识中受制于社会大舆论背景的主观选择，而对不少人来说，又表现出一种比较大的随意性，因而才会有在同一篇文章中交替使用不同的城市化称谓的现象。基于这种现状，很有必要对这三种不同的称谓进行一番考察和比较分析，以找出分歧的根源所在，寻找称谓差异背后的深层内涵，从而澄清人们对于这三种城市化称谓的认识，唤起人们在概念名词使用上的注意。

（一）Urbanization 释义：能指与所指

无论是“城市化”、“城镇化”还是“都市化”，学者们无一例外地将其与英文 Urbanization（或其动词形式 Urbanize）相对应。因此，要比较这三种称谓，首先就必须从字源上进行分析。

通过剑桥网上辞典查询，就 urbanization 所指称的 urban 区域而言，“city”与“town”间的区别是比较微弱的，两者的内涵和外延往往大同小异，人们往往对二者的“能指”与“所指”不做过多的区分。事实上，世界上对于 city 的界定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但通常将其视为一个人口统计学范畴的概念，如联合国就曾建议将所有居民超过 2 万人的“town”界定为“city”。可见两者的界线往往比较模糊。因此，要将两者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难有客观的标准，只能依赖于一种人为的指标进行衡量和区分。这样“能指”与“所指”就出现了分离，如何称谓就不能不依赖于译者和使用者对“urban”、“city”与“town”的“所指”的不同理解而发生分歧。

例如，谢扬认为，除农村居民点外，镇及镇以上的各级居民点都属城镇地区，因此将 Urbanization 译作“城镇化”可能更为全面^[2]。成德宁认同这一主张，并特别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镇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因此用“城镇化”一词更能反映中国的实际状况^[3]。与谢扬和成德宁的观点相左，宋俊岭则倾向于“城市化”。他的理由是，小城镇作为城市的初级形态，并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性”。强调外延的“城镇化”译法，不能完整表达城市化的抽象含义，不能涵盖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4]。

上述两派的观点可以说各有道理，但笔者认为，前者更能让人信服，而后者既然也承认小城镇应当包含在“城市”之列，却以“就统一使用而言”、“城市性”等的理由，得出了用“城市化”比“城镇化”为好的结论，似乎有牵强之处。况且“城市性”应从 urbanism 而来，作者疑惑将其翻译为“城镇性”又有何不可？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我国把镇和市都称为城市，所以把原来与乡村相对的城镇一词的动词 (urbanize) 译为“城市化”也好，称为“城镇化”也好，在学术上是同一意思，不同的是，“城镇化”的提出及运用在大陆更具有“政策上的含义”而已^[5]。这种观点与下文将要介绍的陈为邦、王梦奎等人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从目前看来，也可能是较为符合实际情况的一种看法。

(二)“城”、“市”、“镇”、“都”：字义溯源与比较

回到中文名称上来，要对“城市化”、“城镇化”与“都市化”这三个近义称谓进行比较和评判，首先就要考察这些词汇各自所蕴涵的语汇意义，为此，就有必要先追根溯源，从原始字义上来看其间的微妙区别。

据《康熙字典》，“城，成也，一成而不可毁也”。意即攻不破的防御工程。早期的“城”与“市”是分开的，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商业中心。常常是在城区的外面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地点作为赶集的人交换货物的场所。这就是“市”。集市便是集镇的前期形式。“镇”，《康熙字典》解释为“重也、压也”、“言镇守也”。镇也就是有人管理的集市。最后看看“都市”的意思，《康熙字典》摘录了一些古书上对“都”的解释，主要有：①“天子所宫曰都”。②“凡邑有先君之庙曰都，无曰邑，又卿大夫食采之邑亦曰都”。③“美也，盛也”。可见“都”与“城”相比较，多了一些仪式的、精神层面的内涵。《诗经·郑风》里说，“洵美且都”，“都”被赋予了美好的意义，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从以上的字义比较可以看出，“城市”一词将“城”与“市”并称，意指将“城”与“市”的功能合并到了一起，“城”就是一个各种“市”集聚的地方，并由此产生人口的聚合、公共设施的聚合、生产和贸易的聚合，形成规模效应。所谓“城市化”也就是要使分散的人口、设施、生产和商业集中到城市当中去。由于民间习惯上将“城”、“镇”分开，因此，“城市化”的提法仿佛忽视了“镇”的地位和作用。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辜胜阻教授于1987年首先提出用“城镇化”代替“城市化”，并由此提出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的二元城镇化构想^[6]。如果用“城市化”这一名词，难以涵盖“农村城镇化”的一面，因而要进行修正，这大概就是辜胜阻教授提出这一名词的本意。

(三)“城市化”与“城镇化”：概念之争与阶段之别

1. 概念之争

按照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而人们一般认为的城镇也是指各级城市 and 建制镇。这样，城市和城镇的概念似乎等同了。如此一来，解决这一分歧的关键就在于澄清“城市”和“城镇”这两个词汇的确切含义。

曹荣林先生在论述我国人口城镇化统计指标问题时所提出的观点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他认为“城市”和“城镇”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城市化和城镇化概念亦如此。狭义的城市化指有建制的市，扩大一些也可以包括与县级市同一层次的县城，广义的城市还包括建制镇。狭义的城镇与广义的城市相一致，而广义的城镇还应包括乡政府驻地的集镇（简称乡集镇）。曹先生的结论是，包括乡集镇在内的广义城镇化更适合我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国情^[7]。杨新房、任丽君等人的观点与此类似，他们认为“城镇化”与“城市化”的提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城镇化”的提法，从含义上讲更符合我国的实际。因为我国要转移的农村人口数量巨大，仅靠大中城市吸收有较大难度，因此必须走一条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8]。

陈祥生也从“城市”和“镇”的概念入手，对“城市化”与“城镇化”做出了区分。他认为从广义上说，城市化所指的“城市”既包括已设立的市及近 10 年撤县建市的市区，也包括县城及中心镇。而“城镇化中”的“镇”，不仅包括县府所在地和中心镇，也包括所有的建制镇及乡镇管辖的小集镇。但一些新设立的建制镇、镇政府所在地大多数比较小，一般只有百来户人家，且很大一部分是农村户口，名为建制镇，其实也是小集镇。由此，他认为“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后者包含了上述中心镇以外的建制镇和小集镇的并入和发展，而前者则没有^[9]。

但是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对上述观点持保留态度，如陈为邦先生就提出“城镇化”与“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为了同国际接轨，他赞同使用“城市化”这个词^[10]。谢扬虽然认为“城镇化”可能更为全面，但他从“城镇”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出发，也认为“城镇化”与“城市化”的提法在本质上已没有区别^[11]。此外，王梦奎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实质都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12]。

从上述的比较来看，笔者赞同曹荣林等人的观点，认为使用“城镇化”这种提法将更为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但考虑到历史上的使用惯例，我们也认为谢扬、王梦奎等学者提出的观点不无道理，我们可以不回避“城市化”的提法，因为只要从广义上来使用和理解，就不会与“城镇化”的称谓发生实质性的差异。

2. 阶段之别

还有一些学者则跳出了上述“城市”与“城镇”的概念论争，将“城镇化”与“城市化”视为两个不同阶段加以区分。例如，周毅就提出，“城镇化”与“城市化”分别代表着“农村城镇化”与“城镇城市化”的两个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因此，他认为“以城镇化替代城市化，实际上是把城市化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混为一体”^[13]。这种观点明显不同于辜胜阻、曹荣林等学者的看法。其实，将“城镇化”视为“城市化”的一个阶段的论点，赵春音在较早前就已经撰文提及“城镇化是我国城市化的起始阶段”^[14]。虽然他没有在文中展开这种思想，但其所蕴涵的观点与周毅所提出来的并无二致。

冯兰瑞对于“城镇化”与“城市化”称谓之争的理解，与赵春音、周毅等人的观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他将“城镇化”与“城市化”视为两种城市化过程，两者的分歧其实是一种道路之争，而非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阶段。按照他的定义，所谓“城市化”是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而“城镇化”即指在全国普遍推进小城镇建设，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以达到控制农民进入大中小城市的目的^[15]。“城镇化”是“让农民从乡村转移到小城镇。结果，转来转去农民还是农民，其成分（社会阶层属性）没有变”^[16]。他得出结论说，“城市化”道路可以包含建设小城镇，而“城镇化”道路则不能包含建设大中小城市，因此，从长远考虑，“城镇化”不能作为城市化的道路^[17]。

上述学者的提法能给人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学术界在城市化称谓上的分歧，但细细读来，笔者仍认为将“城镇化”等同于“镇化”，而将“城市化”等同于“城化”来进行诠释，有失偏颇，也远离了人们的普遍理解，实不足取。

（四）“都市化”称谓：缘起与展望

上文曾论及，由于“都”与“城”相比较，是“美”的地方、“盛”的地方，多了一些仪式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因而人们往往赋予“都”以美好的意义，“都市化”的称谓也就带有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因此，一些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由于特别强调城市化中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变迁等人文方面的内涵，也就相应的借用了“都市化”一词作为表达。

概而言之，“都市化”的提法，其实是与人们对城市化内涵的进一步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代表着一种后起的思想。传统的城市化定义侧重城乡人口比例、产业结构等可以量化的指标。随着

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的学者加入到城市化的研究当中，学术界开始强调城市化过程中都市文明向乡村渗透和融合的问题，由此一些学者开始使用“都市化”这一富有人文色彩的词汇，城市化的定义也出现了演变，由侧重物质内涵到物质、精神内涵兼顾^[18]。

根据上文的数字统计，“都市化”在学术论文的篇名和关键词当中的使用频率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12年来一直没有超出3%。可见从近期来看，“都市化”这一称谓还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和使用，尽管如此，它所蕴涵的人文内容却可以引发人们对城市化内涵的反思，并可能喻示着今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向。

四、结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城市化”、“城镇化”与“都市化”三个不同的称谓同时活跃在不同学者的表达之中，“城市化”的使用频率最高，是时下的主流称谓；“城镇化”次之，但其使用频率呈现着逐年上升而最近两年又开始下降的趋势；“都市化”的使用则主要限于人类学界、民族学界和社会学界，而且往往与其他两个称谓交替使用，其学术影响尚很有限。

要深入比较这三个概念称谓，需要从英文字源的“能指”与“所指”、中文称谓的原始字义等着手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城市”与“城镇”概念以及城市化定义的演变等加以诠释和解读。综合学者们的看法以及对这三种称谓的字面意义的分析，笔者认为“城镇化”的提法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发展实际，但使用者往往侧重强调“镇化”的一面，且其字面意义以及概念外延也都相当宽泛，因而在今后取代“城市化”而成为主流称谓的可能性仍不大。“都市化”的称谓虽能突出城市化中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变迁等无形的人文方面的内涵，但城市化的有形内涵仍是人们的关注焦点，且其字面意义以及概念外延又相对狭窄，使得这一称谓难以获得比较广泛的认同与使用。对于“城市化”这一称谓来说，虽然由于人们习惯上将“城”、“镇”分开，使得“城市化”的提法有忽视“镇”的地位和作用的嫌疑，但如能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和使用“城市化”称谓，这些概念上的歧义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此外，考虑到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的使用惯例，以及城市化的长远发展态势，在今后逐步统一使用“城市化”这一称谓将是比较可行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 辜胜阻. 中国二元城镇化战略构想 [J]. 中国软科学, 1995, (6).
- [2] 谢扬. 中国城镇化战略发展研究——《中国城镇化战略发展研究》总报告摘要 [J]. 城市规划 2003 (2).
- [3] 成德宁.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 [D]. 武汉大学博士论文, 2000.
- [4] 宋俊岭. 中国城镇化知识 15 讲 [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35—36.
- [5] 陈甬军, 陈爱民. 中国城市化: 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 [6] 同 [1].
- [7] 曹荣林. 关于我国人口城镇化指标的几个问题 [J]. 人口与经济, 1995, (4).
- [8] 杨新房, 任丽君. 正确把握农村小城镇建设的发展方向 [J]. 调研世界, 2003, (1).
- [9] 陈祥生.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3, (1).
- [10] 陈为邦. 关于城市化的几个问题 [J]. 城市发展研究 2000 (5).
- [11] 谢扬. “中国的小城镇”与“农村城镇化” [J]. 小城镇建设, 2003 (4).
- [12] 冯兰瑞. 21 世纪加快城市化的明智选择 [J]. 战略与管理, 2004, (1).
- [13] 周毅. 城市化释义 [J]. 锦州师范学院学报 (哲社版), 2003 (5).
- [14] 赵春音. 城市现代化: 从城镇化到城市化 [J]. 城市问题, 2003 (1).
- [15] 冯兰瑞. 城镇化何如城市化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4 (6).
- [16] 冯兰瑞. 21 世纪加快城市化的明智选择 [J]. 战略与管理, 2004, (1).
- [17] 同 [13].
- [18] 刘志军. 论城市化定义的嬗变与分歧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 (7).

[责任编辑 肖周燕]